

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
教師學習講座專輯

外語教學講座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一九五〇年
暑期教師學習講座專輯

外語教學講目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語教學講座

書號：京 0254（韓）

32K. 42P. 1800元

大眾書局印行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

天津店：羅斯福路

有版權·不准翻印

北京師大出版部印製

初版：一九五一年五月

（6001—10000）

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教師學習講座專輯包括下列九種講座：

(一) 小學教育講座，(二) 語文教學講座，(三) 歷史教學講座，(四) 地理教學講座，(五) 外語教學講座，(六) 體育教學講座，(七) 音樂教學講座，(八) 美勞教學講座，(九) 自然科學講座(內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四部)。其中自然科學講座由中國科學院編輯出版。

講座專輯的文章，都是講演記錄，經講演人修正補充，同意發表。有幾篇講演記錄，因未得講演人同意所以沒有收進去。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

目 錄

關於中等學校外國語科的方針與任務·····	林漢達(二)
關於「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高名凱(三)
中等學校的英文教學問題·····	林漢達(三)
關於俄文教學問題·····	李紹顯(二)

關於中等學校外國語科的方針與任務

林福儒

天氣很熱，諸位不辭勞苦來聽報告，我對諸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教育部成立不久，對於各種課程的規定，尚無任何硬性規定，不過根據需要，與各大行政區開過幾次小型會，製定了草案，分發各地，參考執行。

外國語是高初中必修科，初中三小時，高中四小時，看條件如何，來學英語或俄語，已學英語的，不必中途改，以免學不好。

我們今年十二月預備開中等教育會議，中等課程標準，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這工作不簡單，教育部人力有限，希望全國的教育工作者提意見。北京是全國人文薈萃之地，尤其希望北京的老師們提意見，北京今年暑假有各科學習會，我們希望能夠給我們準備材料。

關於外國語，我願提出些粗淺的見解，來拋磚引玉。

一、外國語歷來在中學課程裡佔重要的地位，今後還是很重要的。這不是那一個人的主張，這是根據歷史發展，事實如此。歐洲各國古來重視希臘拉丁文，東方日本、朝鮮、越南重視中國文，這

是歷史上文化發展的情況造成的。今後世界上各民族要想在文化上自給自足，更是不行了。法國、德國根據所學的外國語而區別中學校之種類，蘇聯的中等學校也學英文、法文、德文甚至於西班牙文（並不因西班牙現在反動，而輕視了他的語言），這就够說明現代外國語在中學課程裡之重要。現代中學生之學習外國語，與古代封建主之會外國語裝飾門面不同，現在是事實的需要（近百年來因產業革命，科學的發展，政治的發展，造成空前的文化交流，無論科學、文學、藝術、技術、政治、哲學，都不免國際互相影響，彼此交流，所以外國語成爲普通文化教育所必需）。解放以後，有些人誤解：認爲學外國語是不是有造成買辦思想的危險，南北朝時，北方爲鮮卑族統治，一般士大夫要學鮮卑語，以便與統治者打交道，歷史上有過這種情形。解放以前我們學外國語也確實有嚴重的買辦意識。這都不是因學外國語而造成買辦意識，乃是憑着買辦意識去學外國語。魯迅說：唐朝人大胆的吸收外族文化，到了宋朝就很胆小。一個昌盛的民族是不怕吸收外族文化的，他們勇敢地把我來文化拿過來當作俘虜用，一個衰敗的民族就無此胆量。我們不要以俘虜的態度去學外國語，要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學。

二、中等學校學外國語是否必要？要把師範學校，中等技術學校都包括在中等學校中，那範圍就大了。師範生固不必要，中等技術人員也不一定有學外國語的必要，要把中學校認爲是受最高階段的普通教育，以便將來受專門教育，那學外國語是必要的。中國的中學生與外國——歐洲各

國——的中學生學外國語又有不同，他們的國家小，與鄰國交通頻繁，語言又很接近，學外國語容易，中國地方大，與西歐各國相距較遠，彼我的語言又不同系統，現在要求廣大農村的中等學生都學習外國語，是有點兒過份的，我國廣大農村，不容諱言，接觸外國的書報雜誌是很難的，甚至本國的教科書，有的都沒有，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雖然如此，我們又決沒有理由說我們的農村今後應該永遠如此落後。那末，我們卻應該說今後我們要爭取廣大農村的青年也要學到外國語，接觸到外國的書報雜誌。

三、英語是否必要？一百多年來，我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因之，在情緒上對英語是憎恨的，但就拿他是敵人來講，我們也要知己知彼，憎恨他是人情之常。但英語民族在近代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及文學上貢獻是很大的，雖然他的統治階級是反動、要沒落，但我們不能把他民族文化的前途抹殺，蘇聯之學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就是這個理由。我們幾十年來把英語作爲獨佔的、唯一的外國語來學，並沒什麼成績，這是因爲以前學習英語的態度是錯誤的，國民黨時代由初中一年級至大學二年級英語是必修，但還看不懂原文書，這是學習態度方法的錯誤造成的。今後我們希望中學外國語的標準，首先必須以能閱讀外國的書報雜誌爲度，假如我們的高中畢業的同學，不論升學或就業，拿起本科的參考書，能够看的懂，這就算我們外國語的教學成功，專門的術語不懂不足怪，但文法、文章的構造一定要能掌握，不要弄錯了。優秀的學生可以用外國語作文，那更好。以

前許多外國留學生，交際語很流利，但翻譯東西，翻的亂七八糟，這就是實辦思想造成的，他們學外國語，目的不在接收外國文化，而在巴結外國人，當買辦。

四、今後中等學校外國語課程不限定一種外國語，而是多種外國語，學生的轉學因學的外國語不同是有困難的，要克服這困難，最好是每所中學能够並設兩種以上的外國語，那就需大量的外國語的師資，不久的將來，文化高潮來臨，就會感到師資缺乏。諸位不要担心英語教員的失業問題，却要考慮如何把外國語教好。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關於今後外國語中等課程標準，希望諸位能提出意見。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講于北京市中等學校外語暑期學習會）

關於「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高名凱

各位先生：

翁局長希望我把斯大林同志這篇「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來作一次報告，我現在分五段來談一談：

一、傳統語言學的發展過程

一、語言學與語言是兩件事。人類學語言是很早的事，然而研究語言却是很晚的事。有人認為最初研究語言的是希臘人，其實印度人遠在希臘人之前即已開始研究語言。希臘、印度的語法學者都認為語言與形式邏輯必須一致。（如十七世紀法國的語法家主張：「我說話」，不能說 I speak，一定得說成 I am speaking，才合理）。這是語言學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規範語法學的階段。

二、第二階段為語文學階段。語文學是研究文字、文獻的（研究寫下來的文字的），有的人把文字認為是語言，但文字本身與語言關係雖很密切，而非語言，語言是另外一個東西。

三、第三階段是比較文法階段。拿中文與英文比較，這種比較是普通的所謂比較，科學的說

法，是拿幾種語言比較一下，推測其由何系統發展而來。十六世紀意大利人 *Gassetti* 到印度來，發現梵文與意大利文相似，但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後，却沒人理他。到了十八世紀，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職員也發現梵文與西歐語言相似。當時英國官員 *W. Jones* 把梵文與希臘文、拉丁文比較一下，發現其中有相似之處，於是就提出了明確的問題：「梵文與西歐語言是否從同一系統來的？」到了十九世紀，德國人 *Schlegel* 與 *Bopp* 就把這個問題更明確的提了出來（尤其是 *Bopp*，被稱為現代語言學的鼻祖），語言學家們於是就認為梵文與歐洲的語言，都是從一個語言分化而來的，而稱這個語言為原始印歐語。後來更有人跳出印歐語去研究其他的語言，而要證明一切的語言，都是同出一源。比較文法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係，因為要瞭解殖民地的情形，所以才要研究其他的語言。

四、十九世紀末年，是普通語言學的階段。所謂普通語言學，是比較各種語言，看看其間有什麼相同，什麼不同之處，研究語言的一般原理、語言的內部規律，也就是語言的哲學。語言學是研究語法、語音、語義的。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一般人這樣說，斯大林也這樣說），語言是人為的符號，有其特殊的性質，他必須代表意義，但是拿什麼聲音去代表什麼意思，則是沒有理由的，只是社會的習慣。語音與語義二者必須合一，馬爾把這二者分開來了，是錯誤的。從前把符號叫 *Symbol* 是不對的，因為 *Symbol* 是象徵的意思，符號應稱為 *Sign*。

普通語言學的鼻祖，爲瑞士人 De Saussure。他認爲語言是離不開社會的。他的學生有捷克派、瑞典學派及巴黎學派等。馬爾多少也受了他的影響。在比里牛斯山西班牙一帶，有一種民族 Basque 他的語言是屬於那一系統，是比較語文學家所不知道的。高加索語言也是如此。馬爾的母親是喬治亞人，知道高加索語言，馬爾在彼得堡作學生時，就發表一篇論文，研究高加索語言，他也認爲高加索語言無法歸類，因爲太複雜，和 Basque 的語言一樣。

馬爾發現高加索語言很複雜，因之發現一個原理：語言不是由一種語言分化爲許多語言，是由一而許多，有許多而一。最初的一是聲音的結合物，即馬爾所謂的四大元素 Sal, Ber, Yon, Rossh, 一切語言都是從這四大元素來的。不過聲音的結合物還不是語言。喬治亞人說 qel-qel 的意思是手，亞爾美尼亞人說 qel-qel 是智慧，qel 是愚蠢，古代人是拿手來代表意義的。在人類能用手製造工具時，同時也有語言（聲音語），那時已經是氏族社會的時代，有了階級，因之語言是有階級性的，語言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來的，語言是反映社會的發展的。又因爲氏族時代社會與社會之間已有接觸，所以語言一開頭就有混合的情形。馬爾認爲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混合的語言。

馬爾認爲語言有三種發展階段。第一因生產力發展聲音由模糊而清楚。第二是結合語（接合語），第三階段是曲折語，如德文 Hand 的多數是 Händee 聲音有曲折。高加索語言這三個階段的成份都有，所以可以從高加索語言的研究而推測人類語言的發展過程。高加索語和 Basque 語

是同類的，馬爾稱他們爲「雅弗語」。馬爾又認爲語言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氏」這個名詞的產生，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物，Gender 之分，是因爲男女性的階級劃分了之後才產生的。「數」在法文爲 *Calcul*，在拉丁文是石頭的意思，因爲石頭是人類的工具，要數石頭，是因爲石頭是我佔有的工具。馬爾認爲語言是有階級性的，那一種階級有那一種語言（如天字在地主階級認爲是保護剝削的神明，農民則認爲是讓他有飯吃的主宰），但馬爾認爲語言是順着自然發展的規律，所以無貴賤之分，傳統的語言學者認爲印歐語高貴，中國語卑賤，這是不對的。

二、馬爾學說之重點

一、語言是由多而漸趨於一的。

二、語言是混合的（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混合語）。

三、語言是上層的建築，反映社會。

四、語言有階級性。

五、語言是突變的，新的語言與舊的語言完全不一樣。

六、他特別注意語義學，社會變了，語義也起了變化，他把語義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配合起來。

七、他認爲沒有語族的存在，沒有方言。

三、馬爾學說對語言學的貢獻

一、他說語言由多而一，語言是有這種現象的，地中海一帶有一種 Sabir 語，正是這一種混合語，但這不是語言現象所常有的。

二、馬爾反對西歐學者之認爲印歐語爲最高貴之語言，他認爲語言並無貴賤的分別。

三、他認爲語言是反映社會的。這也是實在的情形，不過，語言的變化也有不反映社會的。

四、語義學是語言學最重要的一部份，馬爾提出來了。他反對西歐學者之專在語音上（尤其美國人）鑽牛角尖。

四、斯大林對馬爾的批判

一、馬爾認爲語言是上層建築，這是錯誤的：

a. 斯大林對語言本身，認爲是交際的工具，因之是全民的、全社會的，不是一個特殊階級的語言。

b. 斯大林由上層建築的特性來談（有什麼基礎，就有什麼上層建築，由上層建築而知基礎），認爲語言不是上層建築，因爲他並不因基礎的不同而不同，而語言不同也並不代表上層建築的不同。

二、馬爾認爲語言有階級性，這是錯誤的。

語言是符號，不同的階級可以用同一種語言，語言必須是大家都懂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無產

階級與資本家用共同的語言。

三、語言之有突變是馬爾最錯誤的一點。

他主張混合，混合並非化合，混合那能突變？革命後，有許多新的語詞，但不影響語言的本質，語詞可以豐富，但不能把基本的語詞消滅（如由比較文法的研究，知道語詞隨時可以增加，改變，而語法很少變化，從解放前到現在語詞有變化，而語法很少變化），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語法，語言的符號與意義是配合的——多少是固定的。

四、語族問題。

太迷信比較文法是錯誤的，但是否認語族的存在更是錯誤（馬爾否認方言，而方言是在不同時間由於同一語言的分化而形成的）。語族是存在的，語族的研究推進了語言學，沒有比較語義，語法的發展就無法研究，語法的變化許多都是由語音的變化來的，拉丁文無代名詞，如我讀書、你讀書、他讀書、爲Legs, Legis, Legit, 在法文爲Je lis, Tu lis, Il lit因爲這三個字都讀Li所以要表明意義，就發明了代名詞（馬爾不該打倒比較語法）。

語義學認爲聲音和符號是不能分離的，語義學可以反映社會，由語義表現新社會的變遷（如Minister在拉丁文爲奴才（在奴隸社會裡），大資產社會就變成大臣了）。但有一部份語義的變化，毫無反映社會的作用。馬爾太重視了反映，是有偏差的。

五、斯大林對馬爾的批評與實際的教學及作學問的態度有何貢獻

一、斯大林說：有批評才有科學。馬爾的學生不許人家批評，態度驕傲太主觀，是錯誤的。

二、對語言的看法，馬爾自視過高，不夠謙虛，作學問應當謙虛。

三、語言改革不能用革命的方法（就是突變），只能用漸進的方法，我們之要改革語言，並不是因為他是「封建的東西」，而是因為他不足以作為完美的交際工具用。語言可以服務於兩個階級。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日講于北京市中等學校外語暑期學習會）

中等學校的英文教學問題

林漢達

我們今天中學裡，還是學英文的多，雖然學俄語的方向是確定了，但是條件還不成熟，我現在所要講的分兩部份。

一、學習英語的目的與方針

講到學習英語的方針與任務，就要按着課程標準的規定，然而現在中等學校的課程標準還沒有，所以現在根據兩方面來講。

1. 大學的課程標準

2. 蘇聯的課程標準

我們要明確學習英文的方針與任務，首先就要從歷史上來研究。（一）盲目排外時期：近百年來我們受到帝國主義的欺侮，我們就想學外國語，主要的是要訓練軍事人材，想造船造大砲，爲的是要「堅甲利兵」來對付帝國主義，和訓練義務人材（外交人材）。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爲的學科學（聲、光、化、電），結果只得到一些科學的皮毛，原因是並不是虛心地去學習，而且也並沒有把過